

责任编辑 何明星

封面设计 李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晓岚文集/ (清) 纪晓岚著; 堵军编校. —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04. 1

(中华传统文化精粹: 6/艳齐主编)

ISBN 7 - 105 - 05972 - 9

I. 纪… II. ①纪…②堵… III. ①纪晓岚(1724 ~ 1805) —文集②笔记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14. 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4046 号

中华传统文化精粹

纪晓岚文集

(清)纪晓岚 著 堵军 编校

出版者:民族出版社

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:100013

电话:010-64228006 64211734

印刷者:北京一印印刷有限公司

发行者:新华书店

开本:850×1168(毫米) 1/32 印张:150 字数:2400千字

版次: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105-05972-9/Z·1181

定价:320.00元 (本卷二册 42.00元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(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负责调换)

## 出版说明

纪晓岚，即纪昀，一字春帆，号石云，直隶献县（今属河北）人。乾隆十九年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加太子太保。谥文达。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，手定四库总目提要。

本书二十四卷，汇纪晓岚所著《滦阳消夏录》、《如是我闻》、《槐西杂志》、《姑妄听之》、《滦阳续录》为一集。

本书记事简要，说理透辟、文笔朴素，记述的多是人情世态、地方景物、民间风俗及一些鬼怪传说，它问世之初即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使当时的华靡文风为之一变，后来的摹仿者亦颇多。鲁迅先生曾称此书：“隽思妙语，时足解颐”，评价十分公允。

本书以嘉庆五年盛氏刻本和道光癸巳羊城重刻本为底本予以校勘。

## 原 序

文以载道，儒者无不能言之。夫道岂深隐莫测，秘密不传，如佛家之心印，道家之口诀哉！万事当然之理，是即道矣。故道在天地，如汞泻地，颗颗皆圆；如月映水，处处皆见。大至于治国平天下，小至于一事一物、一动一言，无乎不在焉。文其道之一端也，文之大者为《六经》，固道所寄矣。降而为列朝之史，降而为诸子之书，降而为百氏之集，是又文中之一端，其言皆足以明道。再降而稗官小说，似无与于道矣；然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为一家，历代书目亦皆著录。岂非以荒诞悖妄者虽不足数，其近于正者，于人心世道亦未尝无所裨欤！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，而天性孤直，不喜以心性空谈，标榜门户；亦不喜才人放诞，诗坛酒社，夸名士风流。是以退食之余，惟耽怀典籍；老而懒于考索，乃采掇异闻，时作笔记，以寄所欲言。《滦阳消夏录》等五书，俶诡奇譎，无所不载；汪洋恣肆，无所不言。而大旨要归于醇正，欲使人知所劝惩。故诲淫导欲之书，以佳人才子相矜者，虽纸贵一时，终渐归湮没。而先生之书，则梨枣屡镌，久而不厌，是则华实不同之明验矣。顾翻刻者众，讹误实繁；且有妄为标目，如明人之刻《冷斋夜话》者，读者病焉。时彦夙从先生

游，尝刻先生《姑妄听之》，附跋书尾，先生颇以为知言。迩来诸板益漫漶，乃请于先生，合五书为一编，而仍各存其原第。篝灯手校，不敢惮劳。又请先生检视一过，然后摹印。虽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传，然鱼鲁之舛差稀，于先生教世之本志，或亦不无小补云尔。嘉庆庚申八月，门人北平盛时彦谨序。

# 目 录

卷 一	溧阳消夏录 (一)	1
卷 二	溧阳消夏录 (二)	24
卷 三	溧阳消夏录 (三)	47
卷 四	溧阳消夏录 (四)	71
卷 五	溧阳消夏录 (五)	97
卷 六	溧阳消夏录 (六)	121
卷 七	如是我闻 (一)	145
卷 八	如是我闻 (二)	177
卷 九	如是我闻 (三)	207
卷 十	如是我闻 (四)	237
卷 十一	槐西杂志 (一)	270
卷 十二	槐西杂志 (二)	309
卷 十三	槐西杂志 (三)	345
卷 十四	槐西杂志 (四)	382
卷 十五	姑妄听之 (一)	419
卷 十六	姑妄听之 (二)	452
卷 十七	姑妄听之 (三)	483
卷 十八	姑妄听之 (四)	515
卷 十九	溧阳续录 (一)	549
卷 二十	溧阳续录 (二)	566

●卷一

滦阳消夏录（一）

乾隆己酉夏，以编排秘籍，于役滦阳。对校理久竟，特督视官吏题签度架而已。昼长无事，追录见闻，忆及即书，都无体例。小说稗官，知无关于著述；街谈巷议，或有益于劝惩。聊付抄胥存之，命曰《滦阳消夏录》云尔。

胡御史牧亭言：其里有人畜一猪，见邻叟辄瞋目狂吼，奔突欲噬，见他人则否。邻叟初甚怒之，欲买而啖其肉。既而憬然省曰：“此殆佛经所谓夙冤耶！世无不可解之冤。”乃以善价赎得，送佛寺为长生猪。后再见之，弭耳昵就，非复曩态矣。尝见孙重画伏虎应真，有巴西李衍题曰：“至人骑猛虎，馭之犹骐驎。岂伊本驯良，道力消其鸷。乃知天地间，有情皆可契。共保金石心，无为多畏忌。”可为此事作解也。

沧州刘士玉孝廉，有书室为狐所据，白昼与人对语，掷瓦石击人，但不睹其形耳。知州平原董思任，良吏也，闻其事，自往驱之。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，忽檐际朗言曰：“公为官颇爱民，亦不取钱，故我不敢击公。然公爱民乃好名，不取钱乃畏后患耳，故我亦不避公。公休矣，毋多言取困。”董狼狈而归，咄咄不怡者数日。

刘一仆妇甚粗蠢，独不畏狐。狐亦不击之。或于对话时举以问狐。狐曰：“彼虽下役，乃真孝妇也。鬼神见之犹敛避，况我曹乎！”刘乃令仆妇居此室。狐是日即去。

爱堂先生言：闻有老学究夜行，忽遇其亡友。学究素刚直，亦不怖畏，问：“君何往？”曰：“吾为冥吏，至南村有所勾摄，适同路耳。”因并行，至一破屋，鬼曰：“此文士庐也。”问何以知之。曰：“凡人白昼营营，性灵汨没。惟睡时一念不生，元神朗澈，胸中所读之书，字字皆吐光芒，自百窍而出，其状缥缈缤纷，烂如锦绣。学如郑、孔，文如屈、宋、班、马者，上烛霄汉，与星月争辉。次者数丈，次者数尺，以渐而差，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，照映户牖；人不能见，惟鬼神见之耳。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，以是而知。”学究问：“我读书一生，睡中光芒当几许？”鬼嗫嚅良久曰：“昨过君塾，君方昼寝。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，墨卷五六百篇，经文七八十篇，策略三四十篇，字字化为黑烟，笼罩屋上。诸生诵读之声，如在浓云密雾中。实未见光芒，不敢妄语。”学究怒叱之。鬼大笑而去。

东光李又聃先生，尝至宛平相国废园中，见廊下有诗二首。其一曰：“飒飒西风吹破棂，萧萧秋草满空庭。月光穿漏飞檐角，照见莓苔半壁青。”其二曰：“耿耿疏星几点明，银河时有片云行。凭阑坐听樵楼鼓，数到连敲第五声。”墨痕惨淡，殆不类人书。

董曲江先生，名元度，平原人。乾隆壬申进士，入翰林。散馆改知县。又改教授，移疾归。少年梦人赠一

扇，上有三绝句曰：“曹公饮马天池日，文采西园感故知。至竟心情终不改，月明花影上旌旗。”“尺五城南并马来，垂杨一例赤鳞开。黄金屈戍雕胡锦，不信陈王八斗才。”“萧鼓冬冬画烛楼，是谁亲按小凉州？春风豆蔻知多少，并作秋江一段愁。”语多难解，后亦卒无征验，莫明其故。

平定王孝廉执信，尝随父宦榆林。夜宿野寺经阁下，闻阁上有人絮语，似是论诗。窃讶此间少文士，那得有此。因谛听之，终不甚了了。后语声渐出阁廊下，乃稍分明。其一曰：“唐彦谦诗格不高，然‘禾麻地边生边气，草木春寒起战声’，故是佳句。”其一曰：“仆尝有句云：‘阴碛日光连雪白，风天沙气入云黄。’非亲至关外，不睹此景。”其一又曰：“仆亦有一联云：‘山沉边气无情碧，河带寒声亘古秋。’自谓颇肖边城日暮之状。”相与吟赏者久之。寺钟忽动，乃寂无声。天晓起视，则扃钥尘封。“山沉边气”一联，后于任总镇遗稿见之。总镇名举，出师金川时，百战阵歿者也。“阴碛”一联，终不知为谁语。即其精灵长在，得与任公同游，亦决非常鬼矣。

沧州城南上河涯，有无赖吕四，凶横无所不为，人畏如狼虎。一日薄暮，与诸恶少村外纳凉。忽隐隐闻雷声，风雨且至。遥见似一少妇，避入河干古庙中。吕语诸恶少曰：“彼可淫也。”时已入夜，阴云黯黑。吕突入，掩其口。众共褫衣沓翮。俄电光穿牖，见状貌似是其妻，急释手问之，果不谬。吕大悲，欲提妻掷河中。

妻大号曰：“汝欲淫人，致人淫我，天理昭然，汝尚欲杀我耶？”吕语塞，急觅衣裤，已随风吹入河流矣。旁皇无计，乃自负裸妇归。云散月明，满村哗笑，争前问状。吕无可置对，竟自投于河。盖其妻归宁，约一月方归。不虞母家遽回禄，无屋可栖，乃先期返。吕不知，而遭此难。后妻梦吕来曰：“我业重，当永堕泥犁。缘生前事母尚尽孝，冥官检籍，得受蛇身，今往生矣。汝后夫不久至，善事新姑嫜；阴律不孝罪至重，毋自蹈冥司汤镬也。”至妻再醮日，屋角有赤练蛇垂首下视，意似眷眷。妻忆前梦，方举首问之。俄闻门外鼓乐声，蛇于屋上跳掷数四，奋然去。

献县周氏仆周虎，为狐所媚，二十馀年如伉俪。尝语仆曰：“吾炼形已四百馀年，过去生中，于汝有缘当补，一日不满，即一日不得生天。缘尽，吾当去耳。”一日，輟然自喜，又泫然自悲，语虎曰：“月之十九日，吾缘尽当别。已为君相一妇，可聘定之。”因出白金付虎，俾备礼。自是狎昵燕婉，逾于平日，恒形影不离。至十五日，忽晨起告别。虎怪其先期。狐泣曰：“业缘一日不可减，亦一日不可增，惟迟早则随所遇耳。吾留此三日缘，为再一相会地也。”越数年，果再至，欢洽三日而后去。临行呜咽曰：“从此终天诀矣！”陈德音先生曰：“此狐善留其有馀，惜福者当如是。”刘季箴则曰：“三日后终须一别，何必暂留？此狐炼形四百年，尚未到悬崖撒手地位，临事者不当如是。”余谓二公之言，各明一义，各有当也。

献县今明晟，应山人。尝欲申雪一冤狱，而虑上官不允，疑惑未决。儒学门斗有王半仙者，与一狐友，言小休咎多有验，遣往问之。狐正色曰：“明公为民父母，但当论其冤不冤，不当问其允不允。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？”门斗返报，明为懔然。因言制府李公卫未达时，尝同一道士渡江。适有与舟子争诟者，道士太息曰：“命在须臾，尚较计数文钱耶！”俄其人为帆脚所扫，堕江死。李公心异之。中流风作，舟欲覆。道士禹步诵咒，风止得济。李公再拜谢更生。道士曰：“适堕江者，命也，吾不能救。公贵人也，遇厄得济，亦命也，吾不能不救。何谢焉？”李公又拜曰：“领师此训，吾终身安命矣。”道士曰：“是不尽然。一身之穷达，当安命，不安命则奔竞排轧，无所不至。不知李林甫、秦桧，即不倾陷善类，亦作宰相，徒自增罪案耳。至国计民生之利害，则不可言命。天地之生才，朝廷之设官，所以补救气数也。身握事权，束手而委命，天地何必生此才，朝廷何必设此官乎？晨门曰：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。’诸葛武侯曰：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成败利钝，非所逆睹。’此圣贤立命之学，公其识之。”李公谨受教，拜问姓名。道士曰：“言之恐公骇。”下舟行数十步，翳然灭迹。昔在会城，李公曾话是事。不识此狐何以得知也。

北村郑苏仙，一日梦至冥府，见阎罗王方录囚。有邻村一媪至殿前，王改容拱手，赐以杯茗，命冥吏速送生善处。郑私叩冥吏曰：“此农家老妇，有何功德？”冥吏曰：“是媪一生无利己损人心。夫利己之心，虽贤士

大夫或不免。然利己者必损人，种种机械，因是而生，种种冤愆，因是而造，甚至遗臭万年，流毒四海，皆此一念为害也。此一村妇而能自制其私心，读书讲学之儒，对之多愧色矣。何怪王之加礼乎！”郑素有心计，闻之惕然而寤。郑又言，此媪未至以前，有一官公服昂然入，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，今无愧鬼神。王哂曰：“设官以治民，下至驿丞闸官，皆有利弊之当理。但不要钱即为好官，植木偶于堂，并水不饮，不更胜公乎？”官又辩曰：“某虽无功，亦无罪。”王曰：“公一生处处求自全，某狱某狱，避嫌疑而不言，非负民乎？某事某事，畏烦重而不举，非负国乎？三载考绩之谓何？无功即有罪矣。”官大蹶蹶，锋棱顿减。王徐顾笑曰：“怪公盛气耳。平心而论，要是三四等好官，来生尚不失冠带。”促命即送转轮王。观此二事，知人心微暖，鬼神皆得而窥，虽贤者一念之私，亦不免于责备。“相在尔室”，其信然乎。

雍正壬子，有宦家子妇，素无勃谿状。突狂电穿牖，如火光激射，雷楔贯心而入，洞左肋而出。其夫亦为雷焰燔烧，背至尻皆焦黑，气息便属。久之乃苏，顾妇尸泣曰：“我性刚劲，与母争论或有之。尔不过私诉抑郁，背灯掩泪而已，何雷之误中尔耶？”是未知律重主谋，幽明一也。

无云和尚，不知何许人。康熙中，挂单河间资胜寺，终日默坐，与语亦不答。一日，忽登禅床，以界尺拍案一声，泊然化去。视案上有偈曰：“削发辞家净六

尘，自家且了自家身。仁民爱物无穷事，原有周公孔圣人。”佛法近墨，此僧乃近于杨。

宁波吴生，好作北里游。后昵一狐女，时相幽会，然仍出入青楼间。一日，狐女请曰：“吾能幻化，凡君所眷，吾一见即可肖其貌。君一存想，应念而至，不逾于黄金买笑乎？”试之，果顷刻换形，与真无二。遂不复外出。尝语狐女曰：“眠花藉柳，实惬人心。惜是幻化，意中终隔一膜耳。”狐女曰：“不然。声色之娱，本电光石火。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，即彼某某亦幻化也。岂特某某为幻化，即妾亦幻化也。即千百年来，名姬艳女，皆幻化也。白杨绿草，黄土青山，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。握雨携云，与埋香葬玉、别鹤离鸾，一曲伸臂顷耳。中间两美相合，或以时刻计，或以日计，或以月计，或以年计，终有诀别之期。及其诀别，则数十年而散，与片刻暂遇而散者，同一悬崖撒手，转瞬成空。倚翠偎红，不皆恍如春梦乎？即夙契原深，终身聚首，而朱颜不驻，白发已侵，一人之身，非复旧态。则当时黛眉粉颊，亦谓之幻化可矣，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。”吴洒然有悟。后数年，狐女辞去。吴竟绝迹于狎游。

交河及孺爱、青县张文甫，皆老儒也，并授徒于献。尝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间，去馆稍远，荒原闾寂，榛莽翳然。张心怖欲返，曰：“墟墓间多鬼，曷可久留！”俄一老人扶杖至，揖二人坐曰：“世间安得有鬼，不闻阮瞻之论乎？二君儒者，奈何信释氏之妖妄。”因阐发程朱二气屈伸之理，疏通证明，词条流畅。二人听之，

皆首肯，共叹宋儒见理之真。递相酬对，竟忘问姓名。适大车数辆远远至，牛铎铮然。老人振衣急起曰：“泉下之人，岑寂久矣。不持无鬼之论，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。今将别，谨以实告，毋讶相戏侮也。”俯仰之顷，欵然已灭。是间绝少文士，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，或即其魂欤。

河间唐生，好戏侮。土人至今能道之，所谓唐啸子者是也。有塾师好讲无鬼，尝曰：“阮瞻遇鬼，安有是事，僧徒妄造蜚语耳。”唐夜洒土其窗，而呜呜击其户。塾师骇问为谁，则曰：“我二气之良能也。”塾师大怖，蒙首股栗，使二弟子守达旦。次日委顿不起。朋友来问，但呻吟曰：“有鬼。”既而知唐所为，莫不拊掌。然自是魅大作，抛掷瓦石，摇撼户牖，无虚夕。初尚以为唐再来，细察之，乃真魅。不胜其黩，竟弃馆而去。盖震惧之后，益以惭恧，其气已馁，狐乘其馁而中之也。妖由人兴，此之谓乎。

天津某孝廉，与数友郊外踏青，皆少年轻薄。见柳阴中少妇骑驴过，欺其无伴，邀众逐其后，嫚语调谑。少妇殊不答，鞭驴疾行。有两三人先追及，少妇忽下驴软语，意似相悦。俄某与三四人追及，审视，正其妻也。但妻不解骑，是日亦无由至郊外。且疑且怒，近前诃之。妻嬉笑如故。某愤气潮涌，奋掌欲掴其面。妻忽飞跨驴背，别换一形，以鞭指某数曰：“见他人之妇，则狎褻百端；见是己妇，则恚恨如是。尔读圣贤书，一恕字尚不能解，何以挂名桂籍耶？”数讫径行。某色如

死灰，僵立道左，殆不能去。竟不知是何魅也。

德州田白岩曰：有额都统者，在滇黔间山行，见道士按一丽女于石，欲剖其心。女哀呼乞救。额急挥骑驰及，遽格道士手。女噉然一声，化火光飞去。道士顿足曰：“公败吾事！此魅已媚杀百余人，故捕诛之以除害。但取精已多，岁久通灵，斩其首则神通去，故必剖其心乃死。公今纵之，又遗患无穷矣。释一猛虎之命，放置深山，不知泽麋林鹿，齧其牙者几许命也！”匣其匕首，恨恨渡溪去。此殆白岩之寓言，即所谓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也。姑容墨吏，自以为阴功，人亦多称为忠厚；而穷民之卖儿贴妇，皆未一思，亦安用此长者乎。

献县吏王某，工刀笔，善巧取人财。然每有所积，必有一意外事耗去。有城隍庙道童，夜行廊房间，闻二吏持簿对算。其一曰：“渠今岁所蓄较多，当何法以销之？”方沉思间，其一曰：“一翠云足矣，无烦迂折也。”是庙往往遇鬼，道童习见，亦不怖，但不知翠云为谁，亦不知为谁销算。俄有小妓翠云至，王某大嬖之，耗所蓄八九；又染恶疮，医药备至，比愈，则已荡然矣。人计其平生所取，可屈指数者，约三四万金。后发狂疾暴卒，竟无棺以殓。

陈云亭舍人言：有台湾驿使宿馆舍，见艳女登墙下窥，叱索无所睹。夜半琅然有声，乃片瓦掷枕畔。叱问是何妖魅，敢侮天使？窗外朗应曰：“公禄命重，我避公不及，致公叱索，惧干神谴，惴惴至今。今公睡中萌邪念，误作驿卒之女，谋他日纳为妾。人心一动，鬼神

知之。以邪召邪，神不得而咎我，故投瓦相报。公何怒焉？”驿使大愧沮，未及天曙，促装去。

叶旅亭御史宅，忽有狐怪，白昼对话，迫叶让所居。扰攘戏侮，至杯盘自舞，几榻自行。叶告张真人。真人以委法官，先书一符，甫张而裂。次牒都城隍，亦无验。法官曰：“是必天狐，非拜章不可。”乃建道场七日。至三日，狐犹诟詈。至四日，乃婉词请和，叶不欲与为难，亦祈不竟其事。真人曰：“章已拜，不可追矣。”至七日，忽闻格斗砰礧，门窗破堕，薄暮尚未已。法官又檄他神相助，乃就擒，以罾贮之，埋广渠门外。余尝问真人驱役鬼神之故，曰：“我亦不知所以然，但依法施行耳。大抵鬼神皆受役于印，而符篆则掌于法官。真人如官长，法官如吏胥。真人非法官不能为符篆，法官非真人之印，其符篆亦不灵。中间有验有不验，则如各官司文移章奏，或准或驳，不能一一必行耳。”此言颇近理。又问设空宅深山，猝遇精魅，君尚能制伏否？曰：“譬大吏经行，劫盗自然避匿。倘或无知猖獗，突犯双旌，虽手握兵符，征调不及，一时亦无如之何。”此言亦颇笃实。然则一切神奇之说，皆附会也。

朱子颖运使言：守泰安日，闻有土人至岱岳深处，忽人语出石壁中，曰：“何处经香，岂有转世人来耶？”剀然震响，石壁中开，贝阙琼楼，涌现峰顶，有耆儒冠带下迎。土人骇愕，问此何地。曰：“此经香阁也。”土人叩经香之义。曰：“其说长矣，请坐讲之。昔尼山删

定，垂教万年，大义微言，递相授受。汉代诸儒，去古未远，训诂笺注，类能窥先圣之心；又淳朴未漓，无植党争名之习，惟各传师说，笃溯渊源。沿及有唐，斯文未改。迨乎北宋，勒为注疏十三部，先圣嘉焉。诸大儒虑新说日兴，渐成绝学，建是阁以贮之。中为初本，以五色玉为函，尊圣教也。配以历代官刊之本，以白玉为函，昭帝王表章之功也。皆南面。左右则各家私刊之本，每一部成，必取初印精好者，按次时代，度置斯阁，以苍玉为函，奖汲古之勤也。皆东西面。并以珊瑚为签，黄金作锁钥。东西两庑以沉檀为几，锦绣为茵。诸大儒之神，岁一来视，相与列坐于斯阁。后三楹则唐以前诸儒经义，帙以纂组，收为一库。自是以外，虽著述等身，声华盖代，总听其自贮名山，不得入此门一步焉，先圣之志也。诸书至子刻午刻，一字一句，皆发浓香，故题曰经香。盖一元斡运，二气絪縕，阴起午中，阳生子半。圣人之心，与天地通。诸大儒阐发圣人之理，其精奥亦与天地通，故相感也。然必传是学者始闻之，他人则否。世儒于此十三部，或焚膏继晷，钻仰终身；或锻炼苛求，百端掎击，亦各因其性识之所根耳。君四世前为刻工，曾手刊《周礼》半部，故馀香尚在，吾得以知君之来。”因引使周览阁庑，款以茗果。送别曰：“君善自爱，此地不易至也。”士人回顾，惟万峰插天，杳无人迹。案此事荒诞，殆尊汉学者之寓言。夫汉儒以训诂专门，宋儒以义理相尚。似汉学粗而宋学精，然不明训诂，义理何自而知。概用诋诽，视犹土苴，未

免既成大辂，追斥椎轮；得济迷川，遽焚宝筏。于是攻宋儒者又纷纷而起。故余撰《四库全书·诗部总叙》有曰，宋儒之攻汉儒，非为说经起见也，特求胜于汉儒而已。后人之攻宋儒，亦非为说经起见也，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。韦苏州诗曰：“水性自云静，石中亦无声；如何两相激，雷转空山惊。”此之谓矣。平心而论，《易》自王弼始变旧说，为宋学之萌芽。宋儒不攻《孝经》，词义明显。宋儒所争，只今文古文字句，亦无关宏旨，均姑置弗议。至《尚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尔雅》诸注疏，皆根据古义，断非宋儒所论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宋儒积一生精力，字斟句酌，亦断非汉儒所及。盖汉儒重师传，渊源有自。宋儒尚心悟，研索易深。汉儒或执旧文，过于信传。宋儒或凭臆断，勇于改经。计其得失，亦复相当。惟汉儒之学，非读书稽古，不能下一语。宋儒之学，则人人皆可以空谈。其间兰艾同生，诚有不尽贻人心者，是嗤点之所自来。此种虚构之词，亦非无因而作也。

曹司农竹虚言：其族兄自歙往扬州，途经友人家。时盛夏，延坐书屋，甚轩爽。暮欲下榻其中，友人曰：“是有魅，夜不可居。”曹强居之。夜半，有物自门隙蠕蠕入，薄如夹纸。入室后，渐开展作人形，乃女子也。曹殊不畏。忽披发吐舌，作缢鬼状。曹笑曰：“犹是发，但稍乱；犹是舌，但稍长。亦何足畏！”忽自摘其首置案上。曹又笑曰：“有首尚不足畏，况无首耶！”鬼技穷，倏然灭。及归途再宿，夜半门隙又蠕动。甫露其